

清花湾的女人

■罗 平

人们常说,女人是水做的。有水的地方就出美人。在水边长大的女人,出落得水灵灵的。生活在水边的女人,都有水的灵性,水的韵味。她们不但有春水般的眸子,有秋水般的深情,更有上善若水的包容与心境。

不知是水养育了女人,还是女人丰腴了水。水,让女人变得那么的美丽。女人,使水变得那么的生动。

西渡清花湾,一个有山有水有故事的地方。因为有河有古桥有古渡有古街,有水灵般的女人,因此,被人们称为衡阳县的“边城”。这里是蒸水河下游一个古渡口,先前叫新桥,是清花河与蒸水河交汇的地方,便成了一个河湾。如今,这里叫“清花湾”。

旧时,这里是东去衡州、西去宝庆、南去零陵、北去长沙的交通枢纽。那时交通不发达,只靠水路和官道,清花湾便成了南来北往商贾的集散地。

清花湾的女人就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过着半商半农的生活。这里的人们开始沿河而居,沿湾而建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建成了一条长约800米的老街。精明能干的清花湾女人便开始开铺坐店。酒铺、伙铺、南杂铺、药材铺,五花八门,各显神通。男人进货送货,女人结账收银,各自忙着张罗着生意,过着惬意的日子。

白天,路人要赶路,清花湾的女人就斜倚在各自的店铺门前,或靠在旧式的窗棂前,缱绻地半眯着眼,时不时朝狭长的街巷尽头望一眼,亦或朝河边的渡口看上几次。不时,也不知是哪家的女人,在街上骂着自家的男人:“日头都快落岭哒,你还躺在床上,一天到黑就只晓得呷酒睡觉。”也有女人操着一柄“闹鸡耙”在街巷里赶鸡撵狗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夕阳把清花湾的河水映照得像一断云锦。清花湾的女人们便开始忙碌了起来。一边吆喝着男人挑水接柴,一边自己淘米拣菜。古渡的码头上挤满了女人,洗衣的,洗菜的,淘米的,来招揽生意的,也有和船上的船工或顾主打情骂俏、插科打诨的。

天色黑了下来,街巷里亮起了灯火,不明也不暗。也有几处店铺,挂起了红红的灯笼,格外醒目。河面上,有点点船火或渔火,忽明忽暗。这里的女人根本不要出来,就知道河面上的老主顾来了。于是,白天并不繁华的街巷便开始热闹了起来。街上的女人便开始忙这忙那,招呼着各自的顾客。

清花湾的女人也很率真。当摇篮里的孩子饿了啼哭时,年轻的清花湾女人便会赶紧解开衣襟,抱着孩子坐在店铺的门槛或台阶上喂奶。有顾客眼睛像长了钩子,看得发了呆。清花湾的女人便会嘻骂几句:“莫把眼珠子掉地上了,你就有呷过你娘的奶?”

清花湾的男人对自己的女人都很放心。遇上老主顾或无聊的客人在酒过三巡之后,大声吆喝着老板娘去敬酒陪酒时,男人不会小气,更不会生气。因为,这里有古老的传统。这里的女人,如同这里河岸与山上的紫藤花,虽然浪漫紫幻,如紫雨般迷人,如紫云般妙曼,但情感专一,令红尘多少信男善女感动。清花湾的紫藤,便成了爱情的花语。清花湾的女人,就像清花湾的紫藤,她们适宜清花湾的气候与土壤,只有在这里才能开得那么自然,开得那么灿漫。

清花湾的女人都很能干,个个能吃苦,能耐劳,百来斤的担子能挑得上码头。上山能砍柴,下河能捕鱼,进园能种菜,夏天能生风,秋天能酿酒。一到春天遇上桃花汛,清花湾的女人扛上鱼网鱼篓,在沿河两岸的汉湾里一字排开,总能收获满满的河鲜。自家店铺里招待客人的土菜土产,都是清花湾的女人精心制作的。火焙的鱼虾,新鲜的螺丝,绿色的瓜蔬,经过清花湾女人一双巧手,总是那么色香味俱全。一到秋天,家家酿制的湖之酒,香了清花湾,香了一条河。还有那高粱粑,糯米团,红薯粉,让顾客吃在嘴上,甜在心头。

清花湾的女人也要强。做生意,总想比别人做好一点;日子,总想比别家过好一些;手艺,总想比别人技高一点;孩子,总想比别人家的孩子争气一点。在教育子女上,她们总是苦口婆心,刀子嘴豆腐心,生怕自家的孩子恨铁不成钢。总想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,哪怕家里再苦再穷再困难,宁肯自己省吃俭用,也生怕孩子冻了饿了,更怕孩子荒凉了学业。就是这样的女人,养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清花湾的靓女才俊。

清花湾的女人也很好胜。她们从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。以前,每年农历三月,街上要唱堂会,也叫唱戏。有清花湾本地人出钱请戏班子的,也有过往的老主顾花钱唱戏的。在本就狭窄的街巷里搭上台子,锣鼓一开场,整条老街便挤满了看戏的人。为争一口气,为争一分胜,哪家店铺请本县戏班子唱上一场,另外一家便要请衡州的戏班子再来一场。就这样,一连要唱个数月。也有男人心疼几个钱,女人便会呵斥男人:“有出息的东西,钱是靠赚的,不花钱怎么会赚钱。”男人便不再作声。

清花湾的女人更有家国情怀。抗日战争时期,她们和男人一起在那座七拱古石桥上抗击过日军,在十乡八村里作过抗日宣传。有好多清花湾的女人为抗日捐过款,有的就连娘家陪嫁的金戒子、银耳环、玉镯子都捐了出去。据说衡阳县那个曾为抗日募捐购买一架飞机的女人,就是清花湾里长大的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清花湾里,有在水伊人,也有桥边姑娘。清花湾的女人如同清花湾的水,既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烟火味,又有婀娜娟秀的恬静美。她们既有波澜不惊的平静,也有波浪壮阔的气势。

古典而又现代的清花湾,在日日夜夜静静地流淌;善良而又美丽的清花湾女人,在岁岁年年幸福地生长……



笔墨两种

■泓致

赠仁德先生

仁德精神贵可嘉,一行一字度年华。
 手抄百卷红楼梦,犹胜蜡烛亮万家。

无 题

晨光照水伴清风,几片红妆几片云。
 不染丹青不泼墨,天真自在画图中。

姨娘的芝麻花

■石泽丰

姨娘走了,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。大雨下了整整一夜,母亲哭了整整一夜。

姨娘在她兄妹之间排行老五,比我母亲小七岁。春节之后,她感觉身体不适,去省立医院一检查,肺癌晚期。医生说,她最多只能活三个月。果真如此,不到三个月,姨娘就离开了人世,离开了我们。这一年,她六十八岁。

我回家吊丧,路过姨娘家的芝麻地。素白的芝麻花齐刷刷地开着,在雨中,朵朵低着头,仿佛也在为姨娘默哀。与我同行的表姐桃红说:这芝麻就是姨娘和姨夫种的。她们和所有农村留守的老人一样,省吃俭用,与土地为伍,竭尽全力耕种作物。在收获之季,他们躬身收割、脱粒,让五谷杂粮颗粒归仓。与周边地里的芝麻相比,她种的芝麻与别人家的长势明显高上一等。姨娘等不到收割了,她把这一摊子事交给后人,她不管了。

上次回去,我就听说姨娘得了重症。大伙儿都没有向她说出真相,包括她的子女,怕她背负太大的思想压力,毕竟这是直面死亡的话题。我去看她时,她正坐在堂屋的饭桌边,身体虚弱。见我来了,她努力地站起身来,整个人有气无力。她执意要去里屋,为我捡些土鸡蛋和山芋粉。我鼻子一酸,强忍着泪水,把六百块钱塞到她的手里。

姨娘家与我的老家只隔着一条小河,河上架有一座桥,名曰:红卫桥。早年,红卫桥的两头散落着商铺、肉铺、铁匠铺等,热闹非凡,周边十来个屋场的人总爱来这里购物、闲扯。我们小孩也爱去那里凑热闹。记得我八岁那年夏天,有

一次我在红卫桥上遇见了我的表哥(我姨娘的儿子),我说我想吃糖果。我原以为他会给我买,因为他比我大六岁,哪知表哥有些不好意思,他说没有带钱。是呀,那个年代孩子身上哪有钱呢。第二天,姨娘便拎着一袋糖果来我家看我了,我不在家。听奶奶说,表哥回去把这事跟姨娘说了,姨娘走时反复叮嘱:不能让我到桥上去玩,水深危险。

姨娘把我看得很重,逢年过节她总要为我送些可食之物,有时还带来一两双“千层底”的布鞋。布鞋是姨娘亲手做的,她把平时收集起来的碎布,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层层叠起,每层都数有糍糊粘连,然后用针线密密穿凿。她把爱深深地扎在其中,然后送给我,让我的双脚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温度,且暖至心窝,难以忘记。

我站在姨娘的灵位前,昔日的情景再一次在脑海里翻转。我为她三鞠躬,然后跪拜,起身之时,突然发现她棺材前点着的油灯边,摆着一双崭新的“千层底”,上面绣有几朵小小的芝麻花。姨夫说,那是多年前姨娘为自己后事准备着的,一直放在她陪嫁的木箱里。如今摆出来,上面的花儿依旧那么鲜艳。

当年,姨娘是八抬的大桥抬进姨夫家的,时间一晃,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,八人龙杠却将她抬出了姨夫家,鞭炮炸得急促,噼噼啪啪,在旌幡的引路下,她被抬进了墓穴。这中间,仿佛只有一个小小的停顿。看着姨娘被放入墓穴,一铲一铲的黄土埋下去。恍惚中我看见一朵又一朵素白的芝麻花又开在了她的周围,微风吹来,它们仰着脸为我的姨娘,指引着天堂的方向。

共染沧桑

■刘松林

我对植物的绿,有着天生的喜爱。我刚来到这世上,一位盲眼老僧就告诉外婆,说我五行缺木,她老人家指望我今生能获取生命中的缺罕,于是赐名给了我许多的木。外婆应该知道我源于无垠的草木,可能出生时忘了将其携带,想借此唤醒我来时的记忆,不负前世的机缘。

世间,生命之物惟树木高大、长寿,“千年的松,万年的柏”。世上,我最弄不懂的一句话,惟“十年树木”。木本平行于一切生物,悠久于人类,其天命较人长了许多,百年千年的树木比比皆是,人就那么几十年,能上百年的就相当不错了。让人树木,真不知深浅厚薄。是人树木,还是木树人,谁搞得清。正宗成材之物,从来不是人为树起来的。十年能树哪杆子木!那立起来的可能是盆景。千年万载擎起的参天大树乃天设地造,苍山莽莽、草木冥冥,造树了人类,造就了生命。

我喜欢高大威猛的乔木,那擎天的绿,仰着

脖子望,让我敬畏;

我喜欢卑微纤弱的小草,那俯地的绿,一脚都不睬,叫我崇拜。寂寂的绿,风一样细腻,轻轻荡漾岁月的涟漪;坦坦的绿,风一样自在涤净苍穹的云影。

我不喜欢人为制造的绿,它没生命,亦无灵性。只要下雨,不管傍晚还是清晨,我喜欢独步院后的那片树林。望着逆光连天的剪影,心潮起伏,不肯平静。有人说,人都死过一次,他在出世之前曾经死着,此话有点道理。但我更相信:人的生命是不会中止的,死亡不过是对另一个旅程的悄悄试探,是对回归永久之地的独自穿越。那神圣之地不曾产生终极,不会遇见歹人,没有尔虞我诈,只有恒定的印记,安静的年轮……

树有命,不移动,根扎何处,永固何方。抚水托云,杳无颠沛流离之苦。立僻静处,览尽世事苍黄之幸,你若不离,它定不弃。吾愿面生命之绿,托嘱来世,浸润其间,共染沧桑。